



寒濤飛濺

基李連柯著 磊然譯

時代書報出版社

基 李 連 柯 著

寒 濤 飛 濺

磊 然 譯

上 海

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一 九 四 八

И. Кириленко

Плещут холодные волны

Шанхай

Эпоха

1948

2-ое издание

寒 濤 飛 濺

著 者	基 李 連 柯
翻 譯 者	磊 然
發 行 者	羅 果 夫
總 經 售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社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電話三七五一

電報掛號：EPOCHPUBCO (五七〇〇四四)

一 九 四 八 年 三 月 初 版 (1000)

一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再 版 (2000)

基李連柯
(И. Кириленко)

寒 濤 飛 濺

(ПЛЕЩУТ ХОЛОДНЫЕ ВОЛНЫ)

下面發表的基李連柯的筆記曾載在『遠東』雜誌一九四六年五——六號。基李連柯是蘇聯輪船『柯拉』號上的無線電信員。『柯拉』號於一九四三年二月在東海被『不知名』的潛水艇擊沉。全體船員和乘客中一共祇有四人遇救。

『列寧格勒人來了！列寧格勒人！』——在『柯拉』(«Кора»)號的甲板上聽見一片激動的聲音。

在一九四三年一月的那一天，我們的輪船停泊在海參崴，在

繫船處的旁邊——爲了要卸貨，午餐的休息時間結束了。一個值勤的舵手跑進船員集會室對我說：

「伊凡·哈里托內奇(Иван Харитоныч)，去迎接同鄉！在那裏，在岸上，在繩梯旁邊……據說是剛下火車。」

「什麼人？……在那裏？……您在說什麼？」

我自己從列寧格勒來到這裏也並不十分長久，現在從桌後面跳起來，慌忙中忘了衣架上的帽子，就往甲板上跑。從船舵上望出去，我看見就在繩梯旁邊有一堆人。他們逡巡不前，大概是沒有決意上船。有兩個人手裏提着箱子。其餘的人都提着包袱。

「喂，孩子們，你們在那裏走來走去做什麼？到這裏來吧，到船上來！」我向他們喊了又對站在繩梯的值班水手說：「放他們上來，這是自己人，列寧格勒人。好好的請他們吃一頓，讓他們休息休息，以後可以知道！」

客人們沿着繩梯攀上「柯拉」的高高的船舷。有八個人。我貪婪地熟視着同鄉人的臉，希望能找到熟人。其中有一個我立刻認出了：

「瞧，這不是岡恰魯克！好，岡恰魯克！意思說你還活着？」

岡恰魯克起初呆住了，後來展顏微笑。他沉默着，他的面部同時表現着驚奇和喜悅，最後他找到了說話的才能：

「基李連柯！……可是你怎麼會跑到這裏來的？不久之前我不是在尼夫斯克看見你的……噯，你好嗎，你的腿怎樣——還照

舊發腫嗎？」

◎「我在這裏是第二個月。腿稍微好些。你看已經能穿皮鞋了。你一切都好嗎？且住，這好像是波李亞柯夫吧？還有瑪特維葉夫吧？歡迎歡迎，瑪特維葉夫！……呸，幹什麼站住了，到餐室裏去！吃了午飯以後再談！」……

欣喜的我在來客的旁邊忙碌着。這也是些商船隊的海員，從波羅的海被遣往太平洋。來客之中——有兩個女海員，兩個都是食堂管理員，其中一個是瑪特維葉夫的姊妹。所有人的臉上都留着不久以前在封鎖中所遭受的拖延的飢餓和痛苦的烙印。

船員慷慨地款待來客，可是他們吃得很少，彷彿在作客。但是他們的眼睛閃輝着因為看見豐美的食物而惹起的貪婪。我本身也不過幾天前纔擺脫這種貪婪，很懂得客人們的拘束，竭力鼓勵他們高興起來，勸他們不必拘束。

在船員集會室裏開始了冗長的談話，談到戰事，談到列寧格勒，談到我們將要在那裏一同工作的那些新地方，談到我們的航行的前途。我們通知來客，在遠東異常缺乏各種專長的海員。因此他們不必在岸上久候：明天就可以分配到各條船上。

結果果然如此。兩個列寧格勒人——水夫長瑪特維葉夫和機械技師契爾尼亞夫斯基——被編為我們船上的船員，其餘的人被分配其他的船艦上去。

一月底「柯拉」號卸貨完畢，開始準備上新的航路。這次的航路將是不平凡的。蘇聯船隻通過它入鄂霍次克海然而入海洋的拉畢魯茲海峽在二月裏凍結了好久。這個時期就連碎冰船也無能在這裏通過。在和平時代，冬季蘇聯船隻走聖加爾海峽入海。現在它被日本人封鎖。有什麼辦法呢，是要等到五月，到拉畢魯茲海峽開凍嗎？

在那些日子紅海軍已經給予史大林城下的德國法西斯軍隊以有威力的打擊。德國人滾到頓河對岸去了，我們的艦隊空前地需要武器和彈藥，國內的城市和工廠需要原料，機械和糧食。在那樣的時期運輸艦隊要停泊幾個月，不能行動，等待着航行是不可能的。

決定了運輸船隻採取照着海參崴——對馬海峽——太平洋的行程從南方和東方繞過日本開到我們通常的北方交通綫上再從那裏達到堪察加。在這樣的變化之下，航路延長了八九晝夜，可是也沒有其他的選擇。

和其他的船隻一樣，「柯拉」號——一隻載重六千多噸的運輸船——也勤快地準備這次行程。重油和淡水的貯藏都弄好了。貯藏了四個月的糧食。在戰時商船也被武裝起來，「柯拉」號有一尊五吋口徑的遠射砲和八尊二十糎口徑的自動砲。

一切的準備都完畢了，下剩祇要讓乘客上船。有九個乘客：

兩個男人，三個女人，一個大約十五歲的未成年人和三個五歲到七歲的孩子。船出航的手續很快就辦好了，在二月十三日清晨四點鐘船就到了海裏。

『柯拉』號經過斯克雷普列夫島的時候，是一個晴朗的嚴寒的早晨。它毫不費力地通過彼得大帝灣的薄冰，採取了西南的航程，將阿斯柯爾德島遠遠地留在左面。隨着東方發亮的程度，天邊的波羅的海岩石海岸的輪廓愈來愈清楚地被描繪出來。很快地冰田便留在船尾後面。『柯拉』號衝散着最後的飄浮的冰塊，向清明的海面駛去。太陽出來了，燦爛的日光照着整個大海和離遠的祖國海岸的綫條。

航行卓越地開始了。天氣絕佳，每個人的臉上都閃耀着滿意的微笑。船上的早茶愉快地用過了，更因為無綫電帶來前綫的令人喜悅的消息。我們的英勇的軍隊向哈爾考夫攻擊。

成年人的情緒傳給了孩子們，他們在甲板上一會不停地譁譁喳喳。他們的快樂嘹亮的聲音時時令人忘懷我們是置身船上，在大海中作責任重大的航行。

孩子們中間，五歲的阿立克·基拉西莫夫特別惹人注意。他發達得和年齡不相稱，求知慾很強，不安定，一會不讓母親安寧：他在甲板上跑來跑去，冒着跌到水裏的危險，走近船舷。吃驚的母親抓住他，賞他一頓屁股，恐嚇他要將他鎖在船員集會室裏。阿立克發脾氣哭了，他的叫喊竟透入我的無綫電室。

我喜歡這孩子的活潑。我走出小室。阿立克向我撲過來，立

刻問了許許多多的問句：

「叔叔，爲什麼在輪船上看不到帆？爲什麼海鷗在海面上飛，不在屋頂上飛？爲什麼……」

我得答覆他所有的無數的「爲什麼」。米夏——一個十五歲的未成年人——走過來。他發覺了順着航路，在前面一隻隱約可見的船的側影，也問道：

「叔叔，這不是日本船嗎？」

他的聲音中同時含着驚惶和希望『不平常的事件』的渴望。可是前面是我們的輪船『東方』號，比『柯拉』號先離海參崴。它的速度較慢，我們趕上了它，到傍晚『東方』號就應該落在我們的船尾後面了。

有許多事情使米夏感覺興趣：輪船是怎樣構成造的，假使輪船忽然開始下沉，那末人會怎樣。爲了滿足孩子的好奇，我領他到船上的各處，指給他看小艇和捕鯨船。

小艇構造得要使它沉沒很困難。船舷內部敷着用不銹金屬——多數是用鍍了鋅的鐵——製的空氣筒，這些筒裏面——是不容易吸水的草屑。金屬艇設備着同樣的筒，即使裏面的水滿到邊，也不會沉。在舵的坐位底下——有放食糧的筒：乾糧，餅乾，麥乳片，蠟封的匣裝巧格力，聽裝布丁和輕便藥匣。

在戰爭時期船隻更補充了筏的設備（載貨船上不得少於四隻），——這是幾隻空鐵筒，用木板釘起來；在當中——有裝着像小艇上同樣的食糧的金屬匣。裝備好的筏那樣垂吊在橫桅索上，

在船沉到水底的時候，它們會自動地脫開，浮到水面上。

『柯立』號上有每隻載三十人的捕鯨船兩隻，兩隻容二十座位的小艇，容八個人的筏四隻和兩隻單人的小筏。

三

這一天平靜明朗。大家的情緒都相當興奮。午餐熱鬧地吃過。不過在共同的快樂，在笑謔後面可以感覺一種警惕的心情——特別是在水手們身上，他們比其他的人都懂得，在這次航程中任何事情都可以發生。

我和米夏談話的時候，我們的船醫康士坦丁·亞歷克山德洛維奇·柯華列夫斯基走到我面前來，

『您知道我已經多少年沒有到這裏來了嗎？』他問了自己又回答：『大約有八年了！最近一個時期老是——堪察加，楚考特卡，北極和波羅的海一帶……可是在很久以前曾經到過的那些地方好像到底是叫人高興的！』

『康士坦丁·亞歷克山德洛維奇，過它兩年您對於堪察加，楚考特卡，和北極也要說同樣的話的。而且不但是對於他們的海岸，甚至連對於白令海或鄂霍次克海的海水也這樣說法。您要說：「我多麼懷念這些海，那邊的天空是多麼美好啊！……」雖然它們是全部密密地在低雲裏……我本人喜歡暴風驟浪跟隱晦的天空的白令海比喜歡我們就說，地中海更多。』

『不過，大概您是對的，伊凡·哈里托諾維奇。我也這樣想

……』

柯華李夫斯基醫生已經將近六十歲。不過他精神矍鑠，步伐像年青的中尉。在商船隊的船隻上航海三十五年以來，他到過許多海洋。在船員裏大家都愛他的敏感和同情。柯華李夫斯基無論在那一隻船上航行，到處他都是海員工會的主席。命運也將我和他聯合了在第四隻船上一同服務。

我比柯華李夫斯基年輕，不過我在各商船上已經航海了二十年。我也到過北極的冰天雪地和熱帶，也看過大西洋，印度洋和許多海。在這個時期，像我所有的同伴們一樣，沒有一次陷入『窮途』。老水手們從一個字上就可以互相了解。現在也這樣：我覺得醫生還有什麼話要說：實際上果然：

『您以為怎樣，』他挨近了輕輕地問，『這一次我們或許很緊張：？有很大的危險吧？』

我聳聳肩。

『此刻有誰能回答這個問題？……不過，大約並不怎樣可怕。我們的船又不是軍艦——每個人都看得出……』

我來不及說完，我們的女無線電員——女實習生柳達從無線電收音室裏喊我。她不知道怎樣開工作的蜂鳴器。我迅速地幫她處理了這個小小的困難，不過自己却不知為什麼暗暗地滿意這打擾了我們的談話。船不是軍艦，時間倒是戰時！……

驀地整個船上——在機械部裏，鍋爐間裏，各條走廊裏，各軍事崗位上和房艙裏——發出刺耳的鈴聲。我聽見甲板上腳步踐

踏聲便從收發室裏監視了一下。水手們從四面八方跑來，按照着我們船上的戰鬥警報表要求的秩序留在各自的位置上。過了幾秒鐘從上面的船長台上聽見「柯拉」號船長——列夫·米哈依洛維奇·梭洛維葉夫的命令：

「潛望鏡在左舷的橫路……距離一哩……左艇——開火！」

二十糧口徑的自動砲將疾風似的探索彈在指定的方向內投出，立刻就怒號了。

「停火！準備投擲深水炸彈！……」

射擊寂靜了，不過火警信號和新的命令馬上響起來：

「三號船艙的區域裏起火！」

船上的消防隊向三號船艙撲去。消防隊恐怕還有達到目的地，水警的信號又響起來了：

「左舷有漏洞，在第二號船艙裏！」

現在填塞漏洞的一隊已經向指定地方撲過去，準備塗泥灰。就在那一剎那聽見了最後的——救生艇的警報。於是所有在戰鬥崗位上，在救火，在填塞漏洞的人們都按着表格，衝到甲板上——到小艇那裏：一班人忙着弄絞纜索，另外一班將小艇——從繫索上解下來，除掉套。

已經可以將小艇放下水了，可是這時發出「停火」的聲音。船上的警救暫時不過是演習的。將全部船員都整列在甲板上，再度檢查人們對於自己警報方面的義務熟練的程度。因之對於少數混亂了或是不熟悉這些義務的人，建議叫他們背熟表格，整個的

艦隻和它上面的每一個人應該準備任何意外。誰能夠說，下一次的警報不是真的，戰鬥的呢？……

乘客們眼睛睜得圓圓的看着發生的事件。他們沒有按照表格參加工作，不過指給他們看了聽見救生艇警報信號需要登在裏面的那些小艇。

船上的和平生活繼續下去。有人在中間的房艙口弄了一個地方坐下來閱讀，有人注視着甲板上的水手們的工作。孩子們在甲板上遊戲，米夏懷着露骨的美艷注視我們船上的實習生——和他同年的茹恩如克和烏特金——在幫助成年的海員們工作。可是實習生覺得有人在注意他們，舉動之中便帶着『老水手』的神氣活現的樣子，投出傲慢的視線：『瞧我們在海上工作是怎樣的！這種小小的工作我們早已就知道了，它爲我們是不值一提的事情！』……

四

夜過去了，翌日的早晨又是安靜的，陽光燦爛的。大海中瀟瀟灑灑。太陽在它們裏面變幻着目迷五色的光輝。已經不感到昨天還刺人耳鼻的二月的嚴寒。不過空氣中是相當地寒冷。

我撥好了收音器，於是早茶時候大家都收聽着無線電裏蘇聯情報局的報告。我方的軍隊繼續壓縮敵人。哈爾柯夫是在解放的前夕。船上的『軍事觀察家們』在早茶的時候立刻就下了決定：『就在明天哈爾柯夫重又是我們的了。』

『柯拉』號依照着自己的航綫。到中午地平綫上開始繪出不

清楚的土地的輪廓。，我們向對馬海峽駛去。下午一點鐘的時候初次有一隻不很大的艦船現出來，在我們的航程的橫路上行駛。它在日本軍旗下行駛——顯而易見，是一隻巡邏艦；還在遠遠地這船便在檣杆上揚起了什麼旗語：在遠距離上辨別不出它們。直到逼近了一哩半的光景，我們纔辨別出信號：『停止進行』。

船長梭格維葉夫走到船長台上，將自動電報的柄轉到『停止』上面。『柯拉』號由於惰性仍舊繼續行動，不過速度愈來愈慢，最後便停止不動了。現在可以清晰地看見，在日本巡艦的舵室上有兩個水手在轉動大口徑的機關槍，一會將它對準我們的船長台，一會對準甲板。我們『柯拉』號的大砲沒有除去套子。

早在沒有逼近之先，船長喚我去，我們便約定了我把自己鎖在無線電收發室的裏面，假如日本人上了『柯拉』號的船舷，我便死也不開門。我們知道日本人到了船舷上，第一要跑到無線電收發室使船隻和外面的海喪失聯絡。關了起來，我應該使無線電台時時準備着，一聲船長從船長台上用對講聽筒向我發需要的命令，我就刻不容緩地將它轉到海參崴。需要一直播音到海參崴有答覆，或是到日本人——如果事情真會如此——來衝破無線電收發室的門。

不過他們，照我們所看見，並未決意要走上船舷。然而，完全駛近了我們，開始依照國際旗語全書來訊問，又緩慢地繞行『柯拉』號周圍，以便從各方面拍攝它。『柯拉』號船長台上也用旗語答覆。形成了下列的談話：

日本人：船的名稱？

我們：「柯拉」。

日：從何處來？

我：海參崴。

日：往何處去？

我：往堪察加。

日：船舷上有何貨？

我：沒有載貨物。

日：我懷疑。

我：沒有載貨物。

日：有乘客嗎？幾人？

我：乘客九人。

日：船的速度如何？

我：十二哩。

日：舉起你們的呼出的信號。這船是屬於誰的？……船是那
一年造的？……在那裏造的……

問題開始重複着。有一件事很清楚：日本人拖延着，發出不需要的問句，努力將「柯拉」號羈留得長久些。那時我們的船長經過對講聽筒命令我用明碼轉告海參崴：「在對馬海峽被日本巡邏艦拘留。」我的無線電台立刻就開始工作，海參崴回答說無線電收到了。

日本巡邏艦的無線電員毫無疑問，偵查了我們和海參崴的短

短的談話。這得到了它所要求的結果——信號在日本船的檣杆上迅速地飛舞着：『照着自己的指定走吧』。機械部門裏的電報機愉快地響了，我們向海參崴報告了今後的行程，全速力往前疾駛。在左面現出了不大的戈托—里托羣島，在『柯拉』號的航綫圖上是畫出來要繞着它走的。

我們在離海參崴的時候拿到這張地圖，它上面在日本的領海裏也爲我們描出窄窄的一帶，並且勸告不要駛出這個地帶。下餘的區域用虛綫標示着，算是被封鎖了——顯見是依照和日本政府的條約，日本政府並不希望蘇聯船隻逼近地經過日本海岸。

在和平時期船隻不走這樣的航綫：普通爲了縮短航綫，總是一切最小的轉折角度。在目前的情形不得不考慮到航程的特別條件和嚴格地依據指令和訓令。比方說我們的船隻應該點着航行燈火經過日本領海，因爲日本船隻在本國的領海裏又不點燈火。我們很快地確信，單是這一情形已經要發生許多後果。

開始了在異國的領海裏的繁複的航行。船長發令加強視測地平綫工作方面的值班。夜班除了平常行走的值班外，又加了三個觀察的人。萬一發生什麼意外，他們在放戰鬥警報信號之前，大家一同可以佔據四個作戰崗位。

晚間，在船員集會室裏晚餐的時候，大家講到日本人企圖用來恐嚇『柯拉』號的船員的機關槍在說笑。

『可惜我們的大砲上有套子，』第三機械技師史泰里契夫斯基說。『或許日本的武士以爲我們的不是大砲，是道具吧。』

「只要我們的無線電足以叫他們的頭腦復原的時候，都沒有關係，」有人答應說。

然而這次並沒有長談，晚餐完畢，大家都各自分散到房艙裏去，以便在值班之前好好地休息一下。可以感覺到異國領海的緊張環境。大家不知怎樣都聚精會神，並且看起來比平日嚴肅。

一夜來天氣變了。天空密密地掩着雲朵，冷風揚起來了。雲朵懸在水面上，地平綫也消失在烟水蒼茫之中，好像在稀薄起來的霧裏。大海似乎很冷淡的樣子。可是這時無線電報告哈爾柯夫解放了！陰鬱的早晨立刻變為欣喜的、喜慶的。我們的『軍事觀察家』最沾沾自喜——他們的『預測』結果是正確的。

李維坦，莫斯科的醫生，剛讀畢蘇聯情報局的報告，人們開始陸續地朝我的無線電收發室裏張望，希望探聽新的詳情。衝動也下於他們的我，向每個人莊嚴地發誓今天明天都要供給晚間和午夜——照當地時間是二十三點三十分——的莫斯科實播的轉播。

雲霧老是凝聚在『柯拉』號上面，灑着寒冷的細雨。風將烟霧驅散了不多一會的時候，左邊可以視察到九州——日本的第三大島——的不清楚的輪廓。後來種子島現出了又迅速地消失在迷霧中。最後一個島——屋久島——我們就此沒有看見。我們還有一晝夜不到須要走地圖上旁邊用虛綫標示的窄窄一帶的航綫。二月十六日『柯拉』號終予到了海洋裏。羣島遠遠地留在船尾後面。